

魏忠贤全传

上

九千九百岁

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主要人物表

魏忠贤 原名魏进忠。明代宦官，阉党头子。熹宗即位，擢司礼太监，后又命兼掌东厂。媚事者称他为九千九百岁。思宗朱由检即位，遂发其奸，命逮治，乃自缢死。

魏志敏 魏忠贤假父。

侯一娘 魏忠贤之母。

魏云卿 侯一娘的情夫，魏忠贤的生身父亲。

客印月 明熹宗朱由校乳母。封奉圣夫人。魏忠贤情妇。与魏忠贤结成一党。被鞭打致死。

侯七官 客印月的小叔子，后与侯秋鸿结为夫妻。

侯秋鸿 客印月侍女，客氏死后替之收尸。

傅应星 魏忠贤外甥，未附阉党。

魏良卿 魏忠贤之侄，附逆，被处决。

李永贞 魏忠贤儿时结拜兄弟，司礼秉太监，掌巾帽局印，附逆，被处斩。

刘 瑁 魏忠贤儿时结拜兄弟，原名刘时泰，司礼太监。附逆，被处斩。

魏广微 魏忠贤一党，重要爪牙，为礼部尚书，兼东阁大学士。时称魏忠贤为内魏公，而称他为外魏公。崇祯初定逆案，被削职充军。

崔呈秀 魏忠贤一党，拜魏忠贤为义父。五虎之首。官至工部尚书。被处斩。

田尔耕 魏忠贤一党，拜魏忠贤为义父。五彪之首。官至左都督，掌管锦衣卫。

陈玄朗 道士，曾救助过魏忠贤，后点化魏未成。

王安 司礼监秉笔太监。为魏忠贤所害，降南海与净军，复令党羽刘朝捕杀之。

魏朝 司礼太监，掌兵仗局印。王安门下。后与魏忠贤争与客印月对食，被魏忠贤矫旨发凤阳，途中缢之。

杨涟 官至礼部都给事中，左副都御史。参劾魏忠贤，列其二十四大罪。被逮下狱，受酷刑死。

万燝 工部郎中，因参魏忠贤被打死。

熊廷弼 官至辽东经略。被魏党陷害，后被冤杀。

朱常洛 明光宗。1620年即位。在位仅一月，即病逝。

朱由校 明熹宗。1620～1627年在位。即位后，重用

宦官魏忠贤、乳母客印月，造成空前未有之宦官专政。

朱由检 崇禎帝，庙号思宗。明最后一位皇帝。朱由校之弟。曾封信王。1627～1644年在位。即位后，即罢魏忠贤，定逆案，诛戍魏忠贤党羽，毁《三朝要典》，大有励精图治之志。然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李自成起义军破北京，自缢煤山。

目 录

引 子 撩开岁月的面纱

第一章 红颜凋零 5

第二章 用命根子狂赌 42

第三章 私生恶少年 90

第四章 无根飘荡 126

第五章	二进紫禁城	186
-----	-------	-----

第六章	夺下皇家大印	236
-----	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	入主东厂	298
-----	------	-----

第八章	皇上助纣为虐	345
-----	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	驿道上纷纷扬扬	398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	血红的雨	445
-----	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	死神笼罩江南	494
------	--------	-----

第十二章	玩封疆大吏	543
第十三章	恶狗仗人势	593
第十四章	无米能成炊	641
第十五章	九千九百岁	697
第十六章	秋后的蚂蚱	747
第十七章	紫禁城不相信眼泪	771
第十八章	地狱之门	808

尾声	855
----	-----

附录 明代万历、天启朝主要太监一览表	857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记	864
----	-----

第十章

血 红 的 雨

- 一、杨涟披枷入京
- 二、六君子壮烈而死
- 三、一颗珍珠换了个宰相
- 四、呈献投名状免祸
- 五、扳倒皇亲国戚

一、杨涟披枷入京

这是一方典型的东方亚热带风风雨雨铸造出的乡土，岁月悠悠年轮悠悠也不知经过多少载时光，黄牛在坑坑洼洼的坡上背负着古老天穹，一条条小河碧水荡漾哗哗流淌，从唐朝流到宋代又流到明朝，滋润着河旁山畔一方方被田塍分割得奇形怪状的土地，在土地的怀抱之中，一处处由茅草房舍组成的村庄彼此鸡犬之声相闻，每到春来，桃红梨白，竹林滴翠，羊肠小径旁，一丛一丛的青草和不知名的野花吐出清冽的芳香。

湖广应山县——杨涟的老家，就点缀在这方土地中，与世无争自甘寂寞秋去春来，那轮亿万斯年的太阳每日东升西落，使那汪小小的池塘閃閃烁烁碧波照影。十数只鹅鸭悠悠闲闲，占据了这块乐园长鸣短叫。

池塘东北岸，是一棵老态龙钟的歪脖子槐树；靠东一侧枝繁叶茂，靠西一侧的光秃秃几根枯枝，早已成了虫蚁们的天下。

正对这棵上了年纪的老槐树的，是一座洁净的白墙黑瓦的院落，这便是杨涟的家。自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十月末削籍后，杨涟便在此读书教子，过清幽的乡土生活。

此日早饭毕，杨涟便将自己关进了书房，约有一个多时辰，他背着手来到院中走动走动，抬头看天空中一朵朵闲云缓缓而去。

他不知道，魏忠贤已派锦衣卫官校分头来抓他和左光斗等六人。那些官校都是田尔耕的属下，一路骑着高头大马，横冲直撞，见衙门便上坐，跷着二郎腿；过驿站换好马索油水，一路上凌辱官府打骂驿丞不在话下。

其中的一路人马已到了湖广应山县。

杨涟正在院中踱步想着什么时，一个刚从外头回来的家人看见了他，说道：

“老爷，外头传说有锦衣卫官校来县里了，不知道干什么来着。”

杨涟心中一惊，脸上却若无其事，只说：“这没别的什么事，想必是来拿我。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老爷在家好好的，怎么会拿老爷？”家人忙说道。

杨涟笑笑说：“去请太夫人并夫人来，还有三位公子。”

只一会工夫人全来了。等八旬老母在中间坐定，杨涟说道：“娘，孩儿曾弹劾过魏忠贤二十四条罪案，与他结下深仇。刚才听说有锦衣卫官校来县里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怕多半是来拿我的。孩儿此去自料必死，也算为国尽忠。只是娘的养育之恩未报，孩儿死有余恨。”

他又对三个孩子说道：“为父虽做过三品官，但两袖清风，家私产业仍是祖传的，甚是淡泊。只要你们能体念先志，承欢祖母，孝养母亲，就与我在一一般了。”又叹道，“想我平生读书一场，没得罪过圣贤，今日却到这地步，可见这书读也行，不读也行啊！”杨涟母亲和妻子早已泪流满面。三个儿子遭此大变，心乱意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举家凄凄惶惶时，只见家人进屋传话：“本县老爷要会老爷，已到门首了。”

杨涟拜过母亲，转身微笑着出了门。

知县邀杨涟到驿馆去，杨涟叫家人带上青衣小帽，一齐往馆驿而去。

馆外围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，水泄不通。他们见杨涟来了，纷纷让开道，有的嘴里还说：“闪一闪，给杨老爷让条道。”

杨涟穿过人围迈步上堂，堂上早摆了香案，锦衣卫官站在龙亭左首，校尉执着刑具站在下面。

地方官行礼完毕，锦衣卫官儿让杨涟跪下听宣读驾帖，他拉长了声调，还不时停下喘气，好不容易读完后，厉声喝道：“拿下！”

校尉们吆喝一声，闯上前去，给杨涟套上刑具，押入后堂。

外边黑压压的人见此情景，哄的一声就像开了锅。

“杨老爷冤枉啊！”

“对，太冤枉人喽！”

“噉——噉——噉——”

那喊冤的起哄的，把座馆驿震得嗡嗡直响，仿佛要倒塌一般。

闹了足足有半个来时辰，声音才渐渐小些，众人散开去了。

那府县都是些会事的，给了缇骑们一些银两，并代杨涟向他们求情，让把刑具放宽点。缇骑们接过银子掂了掂，个个翻着白眼，说：“杨涟是咱厂爷的对头，咱吃了熊心豹子胆啦，敢那么干？”

他们的意思很明白，要吃“熊心豹子胆”，几块“猪肉”糊弄不住的，地方官们无可奈何。杨涟大儿子只好四处去借些，凑了几百两银子送给官校。

那为首的官斜了斜眼，嚷着：“咱们这差儿，就厂爷与田爷两处也用了几千两。嘿，就这点儿小菜！”

“实在是没有的，这还是四处借来的。”杨涟大儿子急了。

那官哼哼冷笑说：“没有？只杨镐、熊廷弼就送了两万在家，稍分些与咱就够了。”

杨公子是个老实的读书人，被他这么一说，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城里乡绅、富户们素来仰慕杨涟的为人，知情后，暗暗凑了些银子给了官校。哪知官校仍不知足，更难为杨涟。

上京城的那天，沿街沿路都是远近赶来的百姓良民。杨涟白发皤皤，悬着沉沉甸甸的枷锁，被围在如狼似虎的校尉中间，几缕银丝搭在枷锁上，步履踉跄。众百姓见此凄惨光景，连连叹息不休。

忽然不知谁喧嚷起来：“这肯定是魏太监假传的圣旨，我们不许他这么对待杨老爷！不许拿！”这一声有如点着了火药铺子，一阵一阵的呼喊声响起来，连成一片。街道两边的百姓们，如流水一般哗地过来，挡住了去路。

锦衣卫官校们举起刀棒，拉开架子，腿肚子发颤，嗓子却扯得如破锣似的：

“看谁敢过来！不要动！”

百姓似不把他们当回事，一步步逼过来，宛若潮水一般。

“哼，定是地方官暗中主使此事，要是有什么差错，我们回去跟厂爷禀报！”一个狡猾的官校突然嚷道。

那府县的官员吓得忙来弹压，却无济于事。百姓越围越多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好似一座城池。有的已捋起衣袖，狠狠地盯着缇骑；有的攥紧拳头，挥舞呼喊；有的则操起了砖石，互相商量着：眼看放人便要开打了。他们慌乱得不行，不知所措。

杨涟见此光景，既感动又焦急。他双膝跪下，高声说道：

“众位乡亲的好意，我杨涟心领了，多谢大家！只是，若我今日不去，便要违旨，全家有罪。列位还是让我走吧。”说完，他戴着

刑具梆梆磕起头来。

众百姓都看着杨涟，面色阴郁，但仍围住不动。

“杨老爷不要如此！千万不能上他们当，那不是圣旨！”人群中有人高声喊道。

杨涟含泪说：“众位之意，是要保我杨涟的性命，今若不听我说的，我便撞死在这儿。”他说完便向那棵大树走去欲撞。

官校们吓慌了，两个校尉忙扑上去抱住他的腰，拉住了他，却也惊出一身臭汗：魏忠贤可没让他们拿个死人回去。

府县官员见杨涟挺身欲撞树，百姓都颇不忍心，忙分头劝大家：“杨爷原就没什么大罪，到京里一定有人保奏，没什么关系的。你们不要阻拦，如迟了钦限，反而替杨爷添罪。”

众百姓渐渐才平静下来，望着杨涟，慢慢让出一条缝来。

那锦衣卫官校们拖着刀棍，押着杨涟，一溜飞跑而去。出了城门，没见百姓追过来，他们才放心大胆慢了脚步，呼呼直喘，平定胸中的憋闷，骂骂咧咧。

城外是无边无际油油的绿，一丛一丛的野蔷薇处处开放，招蜂惹蝶。阳光像羽毛般飘撒着，一条闪亮的银丝不知从何处来，又往何处去。

五月的阳光又像长刺的茅草微微刺人，刚才猛跑一段路，又给阳光戳了一阵，众官校不免口干舌燥。众人正渴得不耐烦，拐过一个弯，却发现十丈远外的一棵杨柳下有座小茶铺，他们当即押着杨涟加快了脚步。

前面竟传来呜呜的哭声，刚走没几丈的杨涟闪目一看，见是自己的母亲、夫人和三个儿子也站在茶铺前的一边，连忙走了过去。

杨老夫人看见儿子满头白发，套着个枷锁，越发伤心，哽咽着说：“自从你父早逝，我把你当做珍宝，千辛万苦看养，教你读

书成名，只望你荣宗耀祖，谁知你落得这样结果，叫娘怎么不痛……痛心……”杨涟眼泪刷地流了下来，面对老母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自己如今到了这步田地。

三个儿子和夫人都牵着他的衣角哭着不放，长子要跟着进京看护，另两个也要随行。杨涟说：“覆巢之下无完卵，你们在家都怕难免受害，进京去干什么呢！”

锦衣卫官校已喝饱了茶水，看人渐渐又多起来，围着观看，不断催促起身。杨涟只好拜别老母妻子，带了两个家人，愤然而去。

杨涟戴枷走上了进京的坎坷曲折长途。

一路上的所遇令杨涟感慨万端。有的同年、亲友认为他此去断难生还，送他没用，理都不理；有的则怕事不敢近他，因他是魏忠贤的对头，恐株连在内，故当杨涟路过时只当不知。

倒是一路的百姓们互相传说杨涟的事迹，经过乡村市镇时，多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来看他的。

一行人马到了河南许州，有个吏部郎中苏继欧，和杨涟是同年，听说他被逮捕，十分怜悯，又听说一路百姓很同情他，士大夫们反而回避他，心里十分不平。

想起杨涟在院中掌堂时，哪个不奉承？哪个不钦敬？如今竟没有人理了，仕路人情便是这样！

苏继欧要见杨涟一面，官校却不让，只好写个名帖，差个稳当的家人，备了一桌酒饭送到船中，略表同年之谊。

但是，苏继欧万没料到，他的举止早已被番子报回京中了。厂、卫的人自己心里都有数，在外的一言一行，回去后都要向魏忠贤具实禀报，因为他事先都早已掌握了，你不实报不行。这次也是，他们还没回到京中，魏忠贤就知道了他们路上的一切情况。连厂、卫的许多官员也不清楚，在全国各地，他们到底有多少

暗探和眼线。

杨涟见了名帖酒饭，心中发酸，哪能吃得下去？他呆呆坐着，想想平日相交的，岂止是苏继欧一个人？一路上竟没人理他！世态炎凉，人情淡薄，唯有嘘唏。

再说被削职回家的魏大中，境况也颇尴尬。那些亲友都在背后议论，有的说：“还不如不做官，呆在家里好。”

又有的说：“这样的时势，认什么真，如今宰相还与太监连宗呢，你与他别什么劲呢，真迂执，却弄得在家清坐。”

魏大中听说只笑笑，不加理会。

一日，他听说汪文言又被扭送入锦衣狱，知道是一定要遭毒手的，在家坐卧不安。

不料，锦衣卫官校很快就到，出来听宣读了“圣旨”，校尉将他上了刑具。又借口说怕他寻死，把他两手都用竹筒套了，屈不得伸不行，不能吃东西，那意思明明白白，不过要诈取钱财。

魏大中的公子见了这个光景，只得把所有家私送他，才“买去”了两手的竹筒；父亲在城乡官吏及门生亲友，他都送了传帖，求助盘费。

有那些讲义气的，虽然平时不认得，也不要传帖，便主动来凑分子。他们同情魏大中无辜被害，同情他一腔忠义，遭此灾祸。

到他起身时，亲族友好以及邻居没有一个不来送他，魏大中与大家挥泪而别。

锦衣卫官校们带他上了船，向北进发，没两天来到苏州。那些官校们都向地方官勒索钱财，把船停在驿前。魏大中被逮捕这事很快被一个士大夫知晓，他姓周名顺昌，是苏州府吴县人，在家度假。

周顺昌为官清正廉洁，在家也十分谨慎，平时不为公事不进公堂。因为魏忠贤专权朝政，他对仕途看得十分淡泊。

原来他在吏部任职时，与魏大中关系颇好；听说他被逮经过苏州上京，心里不忘旧时情，要去问候他。

众亲友劝说：“魏公虽是旧交，但他与魏忠贤为仇，恐魏忠贤知道这事会迁怒于你，不如只送些礼以表心意为好。”

周顺昌叹息说：“一死一生，才见交情；一贵一贱，交情才见。”又说，“如果他是个贪婪不法的匪类，就是他势焰熏天，和他绝交又有什么关系；他是个为国锄奸的正人君子，遭此横灾，正应该同情他，怎能因他患难而摒弃呢！如果说魏忠贤迁怒，我平时为人做事无可非议；况且为了朋友，也难以顾什么利害。”

他不听众人的劝告，封了书仪，径自来看魏大中。

此时魏大中独坐船上，正寻思此后生死未测，家中又清苦，妻儿依靠谁呢？十分愁闷。

忽听说周顺昌来拜会，叹一声：“真是空谷足音，真是难得他的一片心！”他只害怕锦衣卫官校阻拦。

只见周顺昌走进船舱，魏大中见了落泪相诉：“无辜被害，此一去不知生死。”

周顺昌严肃地说：“从来做臣子的为国除奸，纵然挖心剖腹，陷狱投荒，也无所顾忌。成功的话便去奸存身，不成功便杀身成仁。我等都应精忠而为，不计成败。况且兄今上京，不一定就死，何必如此愁闷有损大丈夫气概呢！”

魏大中听罢，收住泪水说：“弟为国捐躯，并无遗憾。只是大儿现虽随身，小儿子小小年纪在家，孤伶无助，世态炎凉，谁来同情！而且如今动不动就‘追赃’，我家贫寒，用什么作抵押？担心家里不免从此，家破身亡，香火欲断，想想不觉痛心啊！”

周顺昌说：“这事不必挂念，弟自然为兄料理，家里我会替你照管，即使被坐赃，我也应当为君措办，兄可放心前去。”

魏大中感动的流泪，拜谢道：“如果能得到兄的垂念，弟即便